



游目骋怀

吴国荣

旅游,这种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方式,既有初级、中级和高级之区别,也有看门道和看热闹之不同。

我有一位朋友,几十年来,游遍了全国。每到一地,他都要购买该地的行政地图,到了各处景点,索取景点介绍宣传页也必不可少,久而久之,他的旅游收藏装满了一大柜子。一个个曾“到此一游”的地方,都成为地图上一个个熟悉的亮点,而旅途的经历,也成为他笔下的人生感想。

退休后,时间宽裕了,旅游成为我的常态,方式也随之有了改变。女儿在北京,所以,北京成了我常去的城市,虽去过很多次,景点也转了不少,但印象都不深。北京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历史遗存和文物古迹很多。对一座城市的了解,除了参观反映它历史脉络的主要景点之外,更多的是要对它的街巷文化进行考察。这些年,我在北京不仅参观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皇家宫廷建筑和祭祀建筑,还拜访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等近代先驱以及郭沫若、茅盾、齐白石、梅兰芳等文化名人的故居,这些故居,基本上都是大大小小的四合院,遍布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一处一处地参观,就是考察北京城的布局特点、建筑风格和民俗风情。北京的寺庙也很多,不仅城内保存不少,而且在西山山凹里,也多遍布。这些建筑,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特别是雍和宫、广济寺、潭柘寺和戒台寺等,每参观一处,都是对北京城认识的一次升华。“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的谚语,就是北京城历史嬗变的佐证。

如果说这种旅行是深度游,那么,对于某一文化种类的考察,便是专题游。我曾接待过两位已退休的朋友,他们专程从北京到山西考察,参观壁画。壁画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它形象地反映着各朝代的

社会生活、历史特点和艺术风格。中国古代建筑的壁画丰富多彩,墓葬壁画的发掘异彩纷呈,山西这两个方面的壁画尤为突出。最著名的有平陆枣园的汉代壁画、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平顺大云院五代壁画、高平开化寺宋代壁画、应县辽代木塔壁画、芮城永乐宫元代壁画,还有如璀璨星斗的明清时期的壁画。我的这两位朋友曾在全国参观过大量壁画。退休以后又抽出时间,专门旅行参观一些刚发掘建馆的墓葬壁画,或以前由于远离通衢大道、不便参观,但又很有代表性的壁画,以及规模较小但又是国宝级的壁画。他们说,两年多来,他们跑了全国大部分有壁画和新近出土的墓葬壁画之处,基本捋清了各个朝代和各个地区壁画的不同风格和艺术特点,也学到了书本上没有学到的知识。这种旅行点多面广,虽辛苦,但确能完成自己专题参观研究的心愿。而且在旅行过程中还饱览了一路风光,有些是印象深刻,有些是重新感受,至于具体考察参观的目的地,因之前从未涉猎,所以又都是新的体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考古发掘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历史探源、断代、重点考古发掘层出不穷,不仅展现出古代中华文明四处闪烁的璀璨灯火,而且呈现出史书上缺乏记载、西方社会又矢口否认的5000年文明的实物认证。浙江余姚市,距今约7000年至53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杭州余杭区,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的良渚古城遗址;四川广汉市,距今约4500年至2900年的三星堆遗址;山西襄汾县,距今4300年的陶寺遗址;陕西神木市,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石峁遗址;还有大量的新、旧石器时期的遗址公园,或已建成公园,或正在发掘建设。“今月曾经照古人”,行走在大人曾经劳动生活的场地上,沐古风古韵,赏古色古香,和古人对话,俨然我们在时光隧道的灯光

里,翻识简帛,阅读经史。特别是那些在遗址上建起来的博物馆——山西曲沃的晋国博物馆、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太原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在静穆的仿古建筑里,展示着主题展览的收藏实物,在玻璃棧道的底层或土石台阶之下,看到的不是古代陵寝的墓道、棺槨和陪葬品,就是宫城的柱础、基石和建筑格区。观众人声嚷嚷,指指点点,似乎就是当年当时建筑工程的建设者或监工人,或是来自宏大工程附近乡野的参观者。这种实物展示和遗址现场的互相印证,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古代社会,是展现在古老大地上的一部活灵活现的史书。

如果说参观古遗址是历史文化者的一种挚爱,那么,一些年轻人更喜欢体验式的旅行或旅居。我有个晚辈亲戚,学校毕业后留在北京,在某公司干了两年,又到上海,之后又回到北京,结了婚,没过多久又跳槽去了云南大理。以前我对大理的印象,仅仅停留在气候宜人、风景优美。近年去云南,专门到大理,方知大理确实是自由职业者的天堂。小伙子租住在离大理古城五六里地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有一半的院子被外来人租住,有玩陶泥的、画画的、做扎染的……他俩做平面设计。小两口家的院墙是用石头垒成的,很古朴;房子收拾得也很文艺,既是起居室,也是工作室。他俩都三十大几了,我问:在这里收益咋样,他答:自给有余。我又问:在这里待到何时,他答:还没考虑,住够了再说。我想这应该就是现在比较时尚的、体验式的旅行或旅居吧。

神州大地,到处都充满着神奇和美好,让我们迈开双脚,放飞心灵,不用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感受目的地的景观,领略沿途的风光,收藏故事和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几年前的一个夏日,我接到一通电话,得知次日

的采访地点是太原动物园,而被采访者是一只仅有半岁的黑猩猩。黑猩猩馆是太原动物园的招牌馆舍,拥有顶天立地的玻璃视窗。透过这扇窗,游客能清楚地看到黑猩猩的一举一动,黑猩猩也能借此饶有兴致地观察游客。很多时候,外面看得心潮澎湃的大人、哭闹不止的孩童,都成了黑猩猩们眼中的一幕幕轻喜剧。就像家里一直没关的电视,黑猩猩有时轻瞟一眼,心里难免抱怨:“又是一到假期就重复播放的《西游记》,人类这群猴子,又来了。”然后,就把视线平移到一棵树桩上,或是墙边的香蕉皮,遥想一些别的事情,脑海里出现非洲几内亚老家的热带雨林,整日湿润黏腻的皮肤和混杂着植物香味的空气。偶然,思绪又被“电视”里不合时宜的声响打断,便设好气地拿起一个果实,丢向“电视机”。“电视机”没坏,反而剧中人物的表情更兴奋了。

而这只小猩猩,由于体型较正常的“新生儿”偏小,体重只有0.5千克,靠自己的手臂力量根本无法抱住母亲,吃不上奶水,暂住在单独的房间里。早先其实提前设想了无数与这位被访者见面的画面,但千算万算,还是没有料到结局。我推开门,门发出轻微的“吱扭”声。因为是阴天,光线略微昏暗。屋子正中摆着一张方形类似婴儿车的物件,四周有围栏,当中铺着柔软的被子,似乎还有一只毛绒玩具。我前脚刚迈进腿,一个黑影在地上倏忽飘过,我的右脚已感觉到了分量。彼时,一只浑身毛茸茸的小家伙,正用双手环抱住我的小腿,屁股几乎是坐在了我的右脚上,扬起那个明显和身体比例不协调的大脑袋,用我一生都忘不掉的清澈如水的目光注视着我。它的两只眼睛上方有两道没有黑毛发的白嫩皮肤,乍一看像两条眉毛。嘴唇周围皱皱的,像小老头。饲养员说,在野生环境下,小猩猩需要吃母乳3年,7岁至10岁才能完全独立,但在动物园里,宝宝独立的时间要早一点。一直到后来过了许多年我有了儿子,才恍然,这些小猩猩和人类小孩一样,刚出生都会进化成最萌的样子,让母亲毫无怨言地去花费精力去照顾他们,达到物种繁衍的目的。

那个时候,猩猩馆的饲养员——5个大男人自然而然成了小猩猩的“超级奶爸”。他们像人类父母一样,夜里每隔两个小时起来一次给小猩猩喂奶,换一次尿不湿。冲奶粉时,奶爸们还要在手背上试温,和皮肤的温度差不多的水温才算合格。24小时轮番值守,5位奶爸可谓尽心尽力,熬出黑眼圈也毫无怨言。饲养员小吴担心我害怕,伸手要抱起小家伙,它“咿咿呀呀”叫了几声,反而把我的腿搂得更紧了。因为采访动物园,我根本不敢光腿,浑身捂得严严实实。小猩猩身体的热量,还是透过我的裤子,徐徐向我传递过来,像个移动的小暖炉。“对你还挺友好的。”小吴不由感叹。我微微俯下身,自作主张省略了握手的礼仪,用更虔诚的屈膝礼和它正式问好:“你好,小猩猩。”它不情愿地松开双手,回身加一个弹跳,又结结实实地扎进了饲养员小吴的怀中,我才看到小猩猩屁股上裹着纸尿裤。小吴亲昵地抱起小猩猩,原地还转了两个圈,逗得小猩猩龇牙咧嘴。他充满温情地抚摸着小家伙的背,笑着说:“说实话,当年都没给我儿子穿过纸尿裤。所以我也提醒新手爸妈们,给娃穿尿不湿的时候,魔术贴一定要对称,不要捂住宝宝的肚脐……”

这只小猩猩出生于“光棍节”,是个小伙子。它的母亲来自非洲几内亚,生它时17岁,相当于人类的30多岁,在人类看来已是高龄产妇。而黑猩猩的寿命约40年。有个有趣的现象,年纪越大的雌猩猩愈有魅力,也更受雄性青睐,因为雌猩猩年纪大了在野外更有生存经验,也更会哺育后代。

看着眼前的小家伙,我心中丝毫没有恐惧,更多的是一种亲切。小学时父亲曾为我养过一只猴子,那只猴子是我童年引以为傲的玩伴。爱动物,本因动物与人的感情,从不掺杂功利。你对它好,它会用尽一生伴你左右。而黑猩猩与人类的DNA几乎完全相同,相似度高达99%。进化,究竟送给了人类礼物,还是潘多拉的魔盒,谁也不知道。看过电影《猩球崛起》的人,也许会忍不住想,有一天黑猩猩进化加速会不会超过人类,

拥有了赛过人类的智慧?此后,我采写的《太原动物园小猩猩成“网红”》刊登在《太原日报》上,又被各大媒体转载,当年又有许多人想要一睹小猩猩的风采。

时隔多年,想必这只小猩猩早已长大。我也有了自己的宝宝,一位穿着纸尿裤的调皮小家伙。有空的时候,我是该带着我的小宝去去看那只黑猩猩。隔着那扇玻璃窗,让他们友好地打个招呼。这样,就好。

那次,我采访小猩猩

孙达佳



小猩猩

穿行于现代化的太原

史慧

付宝中的太原电子公交卡扫码支付也行。”

我在山西省眼科医院站下车,空气中飘来丝丝的烤红薯和糖葫芦的香气,穿过这股甜甜的香气,走几步进入古朴的府西街地铁站,进站后是长长的扶梯。走过通道,一位年轻的母亲领着女儿在太图自助图书馆前研究怎么借书。再往前走,一位大叔拿走了公共报架上最后一份《太原日报》,边走边迫不及待地翻阅。

过安检后,在我“刷脸”进站通过闸机时,旁边总是有人投来“还能这样”的目光,心里不禁偷偷偷一乐。有时会有好奇的大姐问我:“小姑娘,你怎么刷脸就进去了?”我便告诉她:“下载太原地铁的‘听景’APP,可以设置人脸识别进站。”

不到两分钟,地铁便到了。走进车厢,一位大妈兴奋地和她的姐妹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坐地铁,听我儿子说十分钟就可以到家!而且地铁1号线也快开通啦,到时候就更方便喽。”我不由地想起第一次乘坐太原地铁2号线时也是这样,满是激动与骄傲,仿佛就在昨天,而现在坐地铁上下班已成为日常。

出了地铁站,是一排排整齐排放、颜色各异的共享单车和电动车。夏天的时候骑着共享单车,迎着阵阵微风,听着路边树叶舞动时的“沙沙”声和着鸟儿的鸣唱,好不惬意。

扫一辆共享单车骑着,一路上,路过吆喝着叫卖油酥饼的大姐,路过坐在摇椅上听着评书卖手工编篮编凳的大叔,路过“可甜了,可甜了,太谷农科院的草莓可甜了”的叫卖声……路边有两排树,银杏中间夹杂着槐树、杨树,还有一两棵柿子树。树上的新叶在努力地生长、舒展,其间仍藏着零星“干果”,虽摇摇欲坠,却固执地抱紧枝丫不想落地。偶尔抬头一看,晴蓝色的天空不时飘过一缕淡淡的云。纵使每天都在路过这些人、这些物、这些景,每天看着又好像不太一样。一句应景的歌词在耳畔响起:“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转眼间,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地改变。”确实,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在不停地改变,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我也是这样。即便是每天都会看到听到的景和人,每天也都会有一点点不同。

快到小区门口,忽然听到一声清脆悦耳的“妈妈”。自从升级为妈妈后养成了“职业病”,听着叫声就想看看是不是自家孩子在呼唤,四顾看了看,心里不禁一笑,自家女儿这阵子应该在家里“捣蛋”呢。

不放心,我看了一下家里安装的监控,咦?没人在家?再往前走几步,又听到了一声“妈妈”,这次真是自家的孩子。赶紧放好车,小跑两步。女儿晃悠悠地走过来,还张开双臂想要迎接我,我的妈妈在后面跟着她。快到她跟前时,我连忙俯身把女儿抱起来举高高。“呵呵呵,妈妈回来啦!”女儿开心地搂着我,一边“自陈”:“不听姥姥话,不吃饭,一直要妈妈,要妈妈。”听着她这话,我心里酸酸甜甜的,又把女儿稍稍搂紧了一点,亲了一下她的小脸蛋:“走吧,妈妈下班了,咱们回家喽!”

文庙探秘者

宿非珍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山西考古博物馆分别在崇圣祠东西展厅,布展“妙契俯仰——太原文庙四季”(摄影展)、“人文宣明——太原文庙旧影”(模型、资料图文展)两大新展。在布展人群忙碌的身影中,我见到了策展人崔炳杰老师,他正拿着打印好的影像资料,分发给几位志愿者,并谦虚地说:“给把把关,看看有没有内容和图片不符的地方,有好的建议尽管提出来。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也不能放过。”

当我得知新布展的两个展馆同时开放时,十分惊讶。新馆开展需要前期设想、计划,以及实物展览与展览主题的契合,万事开头难,前期需要投入繁琐的准备工作,何况两馆同时开展,一定困难重重。崔老师点点头,给我说起半年前的一件事。

去年冬天,崔老师在库房整理文物时,发现一个落满灰尘的小屋屋顶模型,因“体格”矮小,又杂乱无章地随意散落在角落,比起那些有历史厚重感的青铜器、玉器,它实在不值一提,起初他并没有在意。可是,一排红色围墙出现在眼前,崔老师眼睛一亮,又发现两个小亭子,接着又有像照壁一样的小模型,连一棵棵老树也赫然出现,崔老师简直不能自已,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喊道:“太好了!”

一上午,崔老师一直沉浸在喜悦和激动之中,他和同事们一起把蒙尘的小模型一个个整理出来,放在一个宽阔的平面上,就像儿时拼图那样兴奋,却带着十分的小心,一点一点拂去尘埃。经过近一个月认真细心的拼接和修复,让大伙没有想到的是,呈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是太原文庙的旧藏模型。可是,模型中的部分建筑与现实中的文庙,偶有出入,那么,这些模型制作的年代是何时?又如何划定时间段?这些都需要对太原文庙历史档案和影像资料有一个系统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的梳理,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像一个谜暗暗藏在崔老师的心底。但是他想,总有办法会找出谜底。

下班了,崔老师走出办公室的大门,寒风呼啸,他却丝毫不冷,望着雪花如银一样白,如玉一样洁,就像在空中翩翩起舞,落在地上像披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拿出手机拍了一张棂星门的照片,雪中的文庙,真美!他突然又想起,海选的来自一百多位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精美的文庙四季的摄影作品。自从来了山西考古博物馆,他就爱上了这里,这里的同事,这里的志愿者,还有这里的文物、古建筑,还有丰厚的儒家文化……

崔老师走访了许多专家学者,并向曾任山西考古博物馆公众部主任安海请教了具体年代。同时崔老师依照模型上面的“红五星”标识,经过一次次分析、确认,谜底一点点揭开。这座规模浩大的太原文庙旧藏模型,初步判定呈现的是20世纪初或新中国成立初期太原文庙的规划,历久弥新,像老照片一样,经过考古博物馆人一起努力,终于,呈现在崇圣祠西展厅。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游客们走进崇圣祠西馆展厅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座太原文庙旧藏模型。我站在模型面前,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震撼”,我站在那里,长久地回味,它曾经以眼前的场景出现在若干年前的文庙中,这一刻,我似乎回到过去。一枚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见证文庙历史的珍贵档案资料,共同演绎了太原文庙百年间的沧桑变化。

正是有崔老师这样的策展人,以及许许多多像崔老师一样奋战在博物馆一线文博人,还有一个个辛勤付出的志愿者,他们默默无闻地付出,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讲好山西故事。



地铁站内公共报架



共享单车



公交站智慧屏

(作者供图)

在太原生活了30年,出门时常常感慨:这条路又变宽了,那个小区旁边又通了一条街,路两旁添了一丛妖娆的月季,这条商业街上的商铺都换上了时尚的新衣……我所熟悉的这座城市正在不断地成长,日新月异,变得更加数字化、现代化。尤其地铁2号线开通后,南来北往穿梭于太原城去上班和游玩的人们,出行更加便捷。

我便是这茫茫人海中的一员……

下班喽!我拿起手机在导航APP里“实时公交”功能查看即将乘坐的公交车是否快要到站,估摸时间出单位。不慌不忙地走到公交站,一对父女在盯着站牌旁边的智慧屏看,“爸爸,27路离这里还有6站,咱们不如利用这个时间,试试给公交卡充值吧。”女儿说。我走过去一看,这个智慧屏上不仅能看车辆信息,还能给公交卡充值。小小公交站,却囊括了这么多的高科技,人性化、便捷化体现得淋漓尽致。

“老头子,别看了,车都来了。”市政府公交站牌后边,有位大爷正扶着老花镜,瞪大眼睛俯身仔细看站公告栏里当日的《太原日报》,大娘见车来了老伴仍一动不动,着急忙慌地拽着手把他牵上了公交,大爷却满脸不舍。我跟在他们后边也上了车。上车的人群中有个阿姨焦急地说自己忘记带公交卡,司机温和地说:“先上车,上来后用支